

蓝鲸行动 VS 风暴计划

蓝色水母

LAN SE SHUI MU

陈清水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蓝鲸行动 VS 风暴计划

蓝色水母

LAN SE SHUI MU

陈清水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色水母 / 陈清水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190-0721-8

I. ①蓝…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5088 号

蓝色水母

作 者: 陈清水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编辑: 李 媛 贺 希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小马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8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hex@clapnet.cn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77千字

印 张: 30.25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721-8

定 价: 36.00 元

走进办公室，游梅亭习惯地在仪容镜前，把着装再整理一下，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像。这是他十六岁参加革命，穿上军装之后，养成的一种习惯。

今天，游梅亭在仪容镜前待的时间，较平常要长了一些，像是让什么问题给困扰着，陷入问题的结点里头走不出来。

这时，一阵翠鸟的吵闹声自窗外传来，打断了游梅亭的思忆。他下意识地正了正大檐帽，再摘下来挂上衣帽架，解开制服的扣子，敞着。之后，他来到窗前，冲着满目翠绿的庭院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情绪感觉舒缓了许多。

游梅亭的办公室在院子走廊的最后一间，是这处明清建筑里头，一座普通的小别院。

院子里，鱼池欢闹、花草吐艳、水榭传神、树木扬英；几株老桑树、翠柏，还有芭蕉树上雀鸟喧嚣、蜂飞蝶闹，让人赏心悦目。

游梅亭把目光从院子里头收了回来，自上衣右口袋摸出一包香烟，取一支，划了火柴，点上，深吸了一口，再缓缓地将烟雾吐了出去。

烟雾在逆光的作用下更似一团迷雾，笼罩在游梅亭面前，让眼前的景象变得模糊……一段段看似支离无序，实则内在关联的成长印记，不停地在他的脑海中闪现。最难以删除的是，当年参加自卫还击战，那悲壮的场景……

叮铃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让游梅亭的思绪，自那枞耐不住寂寞已经孕育了一串果实的芭蕉树上收了回来。这一收一放，目光让办公桌上那部急躁的电话机给紧紧抓住。

虽然如此，但沉甸甸的记忆，还是让游梅亭的脚步迟疑着。

铃声依旧。铃声是现实的声音。

游梅亭不得不将没有吸完的香烟在窗台上的搪瓷烟灰缸掐灭。抛弃纷扰的思绪，迅速走向电话机，左手按着，右手用力抓起听筒。

“你好！嘉禾公司。”游梅亭对着电话那头说。

电话那头似乎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或者是上级领导，或者是……

游梅亭除了抓起电话时那句礼节性的语言，就没再讲话，只是听着，时而抬眼看下办公桌后面那面墙壁。

墙壁是灰色的，没有任何装饰。就一面光秃秃的墙，与其它墙面没有什么两样。

电话那头还在讲着……

游梅亭方才舒展的眉头开始紧蹙了起来，脸上也随之浮起一片阴霾，不多一会儿，又兀自消失散去。

游梅亭的目光就停驻在那面灰色的墙壁上，直到挂断电话都没有移开。少顷，他轻轻地移动电话机，这时原本平常灰色的墙面往两边分开，一幅海防图呈现在游梅亭面前。

大帽山。游梅亭在心里重复着这个地名。

几秒钟的功夫，海防图上标志的“大帽山”三个字跃入游梅亭的眼里。思维正在将电话内容链接上大帽山时，门外一声洪亮的报告声，让游梅亭的目光从海防图上放了下来。

“进来。”

话音一落，一个魁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这人正是情报处长陈家文。他没有穿制服，而是穿了一套深灰色西服，白色衬衣，系一条横纹蓝色领带，理着平头，看上去很是精神干练。

陈家文大步来到游梅亭面前“啪”的一声，敬了个礼。

“报告团长，情报处长陈家文前来报到。”

陈家文进来的时候，游梅亭心里不觉涌起一股重逢的喜悦。目光刚刚对接上，没有寒暄，上前一步，左手拍在他的肩膀上。

“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陈家文把手里的挂包，往游梅亭办公桌上一搁，乐呵道：“不长，一年九个月。”

“你小子，一年九个月还不长！”

“团长……”

陈家文有些不好意思，还是一副乐呵的样子。

“说吧，什么事情让你这样急慌慌的？”

游梅亭一边说一边示意陈家文坐下。

“团长，您没接到报告？”

“说下去。”

游梅亭把一杯茶水递给陈家文。

团长不像卖关子。这个时候还卖什么关子？陈家文在心里头嘀咕了一句。从表情上看不出这老头子有卖关子的迹象。

“老头”是大家对游梅亭的尊称。

陈家文一向是这样火急火燎，不管大事小情都让他坐不住，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来报道之前，游梅亭这个老头子在他的印象里总是如此镇静，好像无事人似的，总是一副天塌下来也与己无关的样子。

“接到调令就提前结束休假，立马赶团长您这里报过来了。”

陈家文说着仰头把茶水一口给喝了。

“你，茶得慢慢品，你这是在喝水呀！”游梅亭笑道：“可糟蹋了我这一壶好茶喽。”

“呵呵，团长，您看！我这一路上急赶慢赶的，这不是渴了吗？这样，改天再陪您好好品、好好品。”陈家文还是那副乐呵呵的样子。他才不管什么好茶不好的茶，能解渴就行。

“这才几月份？天气就已经这么热！这还让人待不。”陈家文刚刚上岛没几天，还不适应这岛上的气候。

“岛上的天气热得早，和内地比要早那么一两个月。你就好好享受吧！”

“就像是蒸桑拿。”

俩人是这样叙旧，直到刘桐隔着窗在外头叫吃饭，这才结束畅聊。

“两位领导，酒席准备好了，该请上座了吧！”刘桐总爱这样油腔滑调的。不过哪天没见他这样，那就是他心情不好了，没劲儿了。

“给备了些地方的特色菜，咱们开始吧！”游梅亭说。

俩人离开办公室，走进了庭院。也把话题转移到了酒桌上。

酒席就摆在亭子里头，还有刘桐、孙展、万芳、梁泰、贺兰兰、童谣、杨柳青等一起为陈家文处长接风。

陈家文到特科处报到有一周了。

这天清晨，天朦朦亮，雀鸟早已经占领了枝头，偶而还能听到几声蝉鸣。游梅亭在院子的回廊上练着太极。

陈家文匆匆走进院来。

“家文，今天这么早呀！”游梅亭打招呼的时候，手上的动作依然继续着。

陈家文走过凉亭，疾步来到了游梅亭身边。

“团长，大帽山村发现一具不明身份女尸。”

一大早就来了个这样的猛料，这让游梅亭顿觉空气浑浊了起来，就像夏季暴风雨来临时，荷塘里翻腾的水泡破灭后散发出来的让人掩鼻的气息，少了往日的清新怡神。

陈家文的话让游梅亭手上的动作凝住了，没再继续往下的套路。

大帽山远离县城，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发现不明身份女尸意味着不一般于寻常案件。

愣怔了一会儿，游梅亭还是按照拳术的套路要求缓缓地收了拳，走到凉亭里头，取下搭在围栏上的毛巾，揩去脸上的汗珠。

“几时报的案子？”游梅亭问。声音有些沉重。虽然曾经见过太多的生死，但这消息依然让他深感沉痛。这是生者对生命消逝的惋惜，对生命的敬重。

“凌晨三时四十七分。”

“你们怎么处置？”

“接到报案时，第一时间让万芳带人先赶去现场，组织当地民兵维持现场的秩序。之后，就往您这儿……”

“现场有没有遭到破坏？”

“这个，不大好说。”陈家文说：“是民兵连长黄舒乐来的电话，我让他带着民兵先把现场保护起来。还有，万芳到达现场后已经反馈来情况说，

死者为年轻女子，死亡方式是树上吊死，地点就在村前的树林子里。”

“走，进屋去说。”

游梅亭把毛巾一甩，搭在肩上。

他走在前面，陈家文在后边儿跟着。

走过回廊，穿过这处水榭，就到了游梅亭的办公室。

游梅亭有喝早茶的习惯，回到办公室，他就忙起了自己的早茶。

“万芳反馈的现场情况，目前极其有限，有待勘查之后才能给出结论。”陈家文说。

“来一杯！”

游梅亭给陈家文添了一杯茶水。

陈家文接过茶水没有马上喝，而是抓在手里，接着刚才的话说：“黄舒乐在电话里头说是本村村民段龙生上山时发现的女尸。”

游梅亭没有再追问，起身走到衣帽架边，穿上外套，取下帽子和配枪。

陈家文也急忙起身，寻思着团长这是要上大帽山村。

“走吧！”游梅亭说。

话语干脆利落，没有迟疑。

陈家文本想再补充什么，话到了嘴边没有说出来。再说也是电话反馈的内容，还是勘查了现场之后再发表看法不迟。

游梅亭边走边整理武装带。

老头子就是如此怪异。陈家文在心里又这样嘀咕了一句，急忙跟上脚步。

阳光从一扇扇窗户洒了进来，投映在回廊上，绘成一个个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亮晃晃的，有点儿刺眼。

游梅亭、陈家文踏着这一面面光斑匆匆走去。

“万芳的现场勘查结果一旦传过来，我会立即向您报告。”陈家文边走边说。

“好的。”

游梅亭的话是这么轻描淡写。

此时，陈家文并不知道，游梅亭的内心正焦虑着大帽山女尸案的不寻常。

游梅亭不是凭空臆想，而是联系到目前海岛紧张的敌对形势。这时候，一具不明身份女尸出现在这座偏远的小山村，绝对是不寻常。如果案件关联太深，那将会有更多难以预知的变数。

游梅亭试图说服自己摆脱其它的关联，是自己太过于多虑，这只是一个普通女子上吊自杀的案子。然而，尽管他往这方面思想，但澎湃在内心的一股魔力还是将他的思维往不寻常上引导，他不得不把案子想得更加复杂，虽然这会儿他还没有得到现场详尽的勘查报告。

机要员贺兰兰，抱着一沓文件，沐浴着清晨的阳光，穿过庭院的拱门，迎面款款走来。到了游梅亭和陈家文面前，立定并敬了个军礼。

“兰兰，你今天就守在我办公室，没有我的许可哪儿也不可以去。”游梅亭以命令的口吻说。

“是，团长。”贺兰兰的回话似乎是在说给陈家文听。

错肩时，贺兰兰稍稍放慢了脚步，睨了一眼跟在游梅亭后面的陈家文。这微妙的动作陈家文自然看到了，他对贺兰兰努了个嘴儿，一脸的严肃。贺兰兰没有因为陈家文的严肃而收敛，反而又报以一个俏皮的微笑。在陈家文冷峻的眼神下，一对水水的明眸顾盼了一周，留下满足的笑颜往游梅亭团长办公室走去。

阳光在她标致的身上走过。

贺兰兰这一个眼神是什么意思只有她自己心里头清楚，陈家文就是再聪明也只能是一知半解。

一部军用吉普车驶出县城，风驰电掣往大帽山方向奔驰。

防风林带在车窗外快速掠过，海平面跃动着粼粼波光。

游梅亭思绪纷杂，侧脸看着窗外，一言不发。

陈家文驾驶车子不时地避开一个个水坑。雨后的东山岛道路就是这么坑坑洼洼。行进中，泥泞不失时机地向挡风玻璃抛来。

“已经得到明确，上吊自杀的女子不是本地人，村里没有一个人认识。”陈家文正介绍着，一个泥洼扑进入了眼簾，他急忙甩了一个方向盘，避开了水坑。

游梅亭没有提防，身体跟着甩动了一下，他急忙抓着扶手，调整好身子。目之所及，一条泥泞的道路正往茂密的防护林深处延伸。

“没有人认识？”游梅亭这话是问陈家文，又像是问自己。

陈家文能体会到游梅亭此时内心的交集，他抬头看了一眼观后视镜。镜子里，游梅亭正望着外面的大海，脸上写满思绪。

“村长说，这处林子先前就有几个人在那儿上吊死了，也有外地人。村里人都说林子里有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被招到那儿去上吊死，说这女人就是让鬼给招去的。”陈家文继续说。

随着汽车的惯性，游梅亭的身子再次往前扑了去。

“奶奶的，这条鬼道，战场也没有它的坑多。”游梅亭咒骂了一句。

“这条道还算是好走的，要是走另一条，常常会把轮子给陷进去，那样子的话就得劳驾团长您下来推车咯。”陈家文虽是打趣，但也是事实。

“岛上都是黄土路。这刚刚经过几天风雨的洗礼，坑坑洼洼自然就多了。”

陈家文的话希望可以缓解游梅亭纷扰的思绪，和焦急的内心。但没有如愿，游梅亭还是板着脸孔，再来一个坑时，又咒骂了一句，看来心里确实平静不了。

“我们可以在战场上的弹坑中灵活跃进，可这车不行啊！”

陈家文不明白为什么会冒出这样的观点。或许根本不是观点，只是一句无关痛痒的话儿，只是为了表白当下驾车的感受。毕竟，他不会比坐在后面的游梅亭团长轻松。

游梅亭没去思辨这句话儿的含义，相反却起到了舒缓压抑的作用。

陈家文知道，工作压力大时，游梅亭就是这么闷着，对他的话就会爱搭不理的。这种脾性和他的职位年龄是如此的不协调。

游梅亭河南林县人，十六岁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没舍得离开这块战斗过的土地——东山岛。之后，部队改编为驻岛公安十八团。

游梅亭偶尔说粗话的时候就会暴露出明显的河南口腔，下乡工作时也会说上几句日常用语——闽南语，这自然是七分夹生，不洋不土。游梅亭满打满算在岛上已经生活了九年五个月，平时和当地老百姓接触总爱说自己是半个闽南人。其依据，按陈家文的说法是，他已经适应了南方的生活，同时也喜欢给朋友同事炒上几道闽南小菜。陈家文自然是游梅亭厨艺的其中评委之一。但是，让陈家文不敢爆料的是，每每从游梅亭住处回来，还都得倒腾个鸡蛋面什么的，安抚下受了委屈的肠肚，等下一次再听说游梅亭要展示厨艺时，他就找借口逃离。可每次都在劫难逃。说白了，就是游梅亭的小白鼠，负责品鉴菜肴。

穿过这个小集市，再有三四公里的路程就是大帽山村。

今天是墟日，四里八乡的民众带着一些物资往集市赶。墟日是岛上民众兑换生活物品的日子，每个月就这么一天，所以今天这道路显得较往常拥堵。

陈家文放慢了车速，仔细地驾驶。车子早就离开那段颠簸飘摇的黄土路，前面的道路会较为好走一些。

在驶离集市的霎那，一个佝父模样的人从陈家文视线里闪过，很快没入纷杂的人群。佝父的出现，无意中在陈家文的记忆中产生了对接。在试图搜索大脑储存的信息时，陈家文走了神，只听嘎地一声，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在了路中央。不仅仅陈家文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游梅亭也为这状况紧张不已。

“怎么回事？轧了人没有？”游梅亭可不愿忙中出乱。

“没事，没事的。”

陈家文心有余悸，应话时还扑腾扑腾跳着，头也不敢回，眼睛紧盯着车子前方的街巷。

这时，一位戴着斗笠，衣衫破旧的村妇，挑着一副竹筐，一头装着菜蔬一头装着一只小猪仔，迈着迟疑的脚步从车前走过。

游梅亭和陈家文都注意到了，村妇的右腿是瘸的。

看那模样儿，村妇约莫五十出头，已是年轻不足，老态有余。

有惊无险。

陈家文重新发动了汽车。

大帽山村没有可以让人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小村落，五十几户人家就藏在这座临海的山村里头儿。

进村要经过一处山坳，山坳两边错落着翠竹还有相思树林，过了这片相思树林子就是大帽山村。

山村就是别样的美，拙朴而远离，这是百年深居沉淀下来的品质。此时，正值五月时节，相思花开，层层叠叠；些许的绿叶间盛开着诱人的黄色花朵儿，微风过处，泛着层层波浪，鼻息间满是醉人的花香。

四面的群山，环绕的绿水，似乎在为这座古老的村落掩藏不为外人知的秘密。距相思树林子不远处驻足着不少看稀奇的村民，远远地可以看到有只镁光灯在闪动着。

进村的路有些儿狭窄，车子不好开进去。陈家文就将吉普车在村口停了下来。

游梅亭下了车，正了正衣服，即往村子里走去。

村口没有见到一位村民，许是都往树林子看热闹去了。

“现场勘查工作主要是万芳负责，小刘配合着她。”陈家文再次提醒说。

“嗯。”

游梅亭还是这样轻描淡写，漫不经心。

游梅亭关心的是现场勘查结果，谁负责处置不大重要。

“前面就是案发现场。”陈家文指着村子左侧的树林子说。

这会儿，还有好热闹的村民在往那片树林子跑去。

放眼望去，可见林子那边人潮涌动。

乡村因为闭塞，所以村民更好热闹。一有新鲜事稀奇事，乡村就会像过节似的，惹来村民围观，一下子也就热闹了起来。这样的热闹可是来得快去得慢，因为茶余饭后，乡民得把事情说到有新的热闹来。虽然，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个悲凄的事情，但是，树林子里的女尸却让村民们感到好奇，而不是悲凄，甚至现场的氛围难以感受到半点的凄凉。

冰凉的尸体就摆放在田地里，人们只是投以好奇的眼光；有的还是邪地专注着女尸那凹凸有致的部位。

万芳看到游梅亭和陈家文跨过一道田埂，往现场走过来，正欲开口招呼时，陈家文远远地以一个手势将她制止。

现场的村民并不认识这两个人，但他们肚子里头明白这是上面来的领导。没有人要求，没有人指挥，见二人走近了，村民们自然地自觉地给让出了一条小道，让他们俩过去。待他俩走过后，小道又自然地合拢，村民们继续着他们的好奇，享受着这特别的“光景”。

万芳迎上去给游梅亭和陈家文各递上一副白色手套。

游梅亭一边儿戴手套，一边儿往地上的死者走去。

小刘各个角度拍照取证。

游梅亭蹲下身去仔细地查看着死者，眉间不时蹙起，挤成了个“川”字。

“死者为女性，约二十三至二十八岁，死亡时间在十八小时前。”万芳介绍说。

“确认不是本地人？”游梅亭问。

“不是本地人。”万芳肯定地回答。

游梅亭立起身，摘下手套递给万芳，抬眼望向不远处的树林子。

“就那片树林子？”

“是的，死者是发现的村民把她抬到这儿来的。”万芳说。

游梅亭再看一眼地上的女尸，从上衣口袋摸出香烟，搽燃火柴，正要点上，又将火柴给灭了。之后，抬脚往树林子里走去。

陈家文寻思，这老头子到底要干什么？

万芳和陈家文相互对视了一眼，两人会意，急忙追上，跟着游梅亭往树林子深处走去。

一株飘着一段蓝色布条的相思树立在游梅亭眼前。他绕着相思树转了一周，这才停下脚步。

“就吊这棵树上？”游梅亭问。

万芳看着陈家文，似乎在问他：团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陈家文动了下嘴角，算是给万芳的回答。不过，这表情确实有些不置可否。

神秘兮兮。万芳在心里嘀咕了一句，这才回答游梅亭团长的问话：“就在这棵树上。一大早，村民段龙生下田地时发现的。据他说，放下来的时候人已经没气了。”

陈家文走到树下，伸手将树上的布条扯了下来，仔细地看了看，对游梅亭说：“这种布料在岛上很是常见，许多百姓用这类布料做衣衫。不过，这布条是整块布料，看来死者是真的了无牵挂了，才如此的舍得。”

“现场只是受到轻微的破坏。”万芳接着陈家文的话，汇报说：“这位村民把死者放下来后立即跑去村公所报告，村主任就带上治保主任赶到现场。民兵连长黄舒乐在陈处长的安排下在第一时间带着民兵参与现场的保护。”万芳指着人群外，一个独自坐在田埂上，木然地看着现场，三十七八岁的男子。“那位就是参与将尸体抬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农民。段龙生把死者放下来后，正好他也下地，于是二人将尸体抬到这里做简单抢救。”

游梅亭给了万芳一个赞赏的目光，似乎在说：工作做得不错，有条理。

“一个不是本地的女子，怎么会不辞辛劳地跑来这里寻短见呢？”游梅亭说。

“这正是困惑我们的一个细节。这女子的穿戴和东山本地居民相差甚多，用句时尚的话说就是潮流。从初步的尸检结果，可以肯定这女子不是体力劳动者，应该是个中产阶级的女子。那么，这么个生活条件相对富裕的女子为什么要轻生？是厌世？情杀，还是他杀？还是自身的精神原因？”万芳简要地向游梅亭团长介绍案件存在的疑点，并提出勘验之后所产生的一

些疑问。

这时，围观的人群发生了小小的躁动。

“团长，发现女尸的那位农民找来了。”万芳从树林子里望向尸检现场，回头对游梅亭团长说。

“走，我们过去。”游梅亭说着，走下小山坡，再一跃跳过一道田埂。让陈家文伸出去要帮搭的手留在了半空。

陈家文和万芳相对一视，像是在说：这老头子。

村主任周一楠疾步迎上前去，同游梅亭握手。

“他就是我村村民段龙生，死者正是他发现的。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现在还受着惊呢。”周一楠说。

周一楠让站在他身后边的段龙生上前面来一些。

“我是，我叫段龙生。”段龙生讷讷地说，此时依然惊魂未定。

游梅亭审视着眼前这位农民，四十一二岁的样子，不肥不瘦，有1米78的个子，黝黑的脸膛是常年在外劳作阳光炙烤留下的痕迹，细察双手却与劳作的农民相去甚远，明显是干细活的手态。

游梅亭对眼前这位农民打了个问号，他不动声色地报以一个笑容。

“你辛苦了，谢谢你！”

“这是，这是我们百姓应该做的。”段龙生应了一句。这会儿，心境似乎好了许多，和见面时的惊魂未定变化太大。

游梅亭回到办公室，少了往日脱帽后站在窗口吸烟的习惯，而是把身体埋入那张竹椅子，在椅子的晃动下，慢慢地闭上双眼，把一脸的疲惫留给了思想。稍事休憩了一会儿，他拿过清晨泡着的茶水，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大口，虽说久泡的茶不好，对于他来说却是一种喜好。

会议室的气氛和往常有所不同，不仅沉闷，还多了些许的凝重。

游梅亭坐在那里只顾埋头翻阅文件，他的对面是一张空着的椅子。

陈家文还有其他同志显得无所事事，他们有的窃窃私语，有的玩着铅笔，有的干脆闭目养神。就是没有见到万芳。

显然，大家都在等着万芳一个人，她来了这个会议才会继续下去。

“报告出来了？”

游梅亭似乎等不及了，见万芳推门进来，未等她落座开口就问。

“出来了。”万芳说。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万芳，显然大家对她已经期待许久。

万芳走到游梅亭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打开文件夹，抬眼看着游梅亭团长，等待他的指示。

这时，贺兰兰也推门进来，将一份文件摆放在游梅亭面前。

游梅亭翻阅了几页，把文件夹放在一边，说：“开始吧！拣重点的说。”

万芳看了看大家，说：“侦察科调查的结果，死者叫柳潇潇，女，二十六岁，东山城关镇人，死前系潮剧团演员，擅长演生旦，艺名潇潇公主，未婚。”

陈家文接过万芳的话，说：“二十六岁未曾婚嫁这在当地是很少见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岛的居民很是传统，男女婚嫁都是经过媒妁之言，多数女孩在十七八时就都已经嫁人且有生育，有的甚至更早。当然，柳潇潇作为一名演员，其思维方式较那些传统居民而言是比较新潮的，晚婚还是可以理解。”

“柳潇潇的父母早就辞世。剧团的人证实说，其父母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因遭遇流弹离开了人世，她在九岁时经人介绍进入剧团学戏，十三岁时正式登台演出，十来年的磨砺，如今已成长为剧团的当家生旦，拥有许多的戏迷。”万芳说。

“这个与案情有关联吗？”游梅亭从卷宗上抬起头来看着万芳，问道。

“有很大的关联。”万芳解释道：“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对柳潇潇上吊自杀的动机作了各种设想，而后进行逐项排除，最后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她的身份。”

“继续。”游梅亭显得有些迫切。

“这是尸检报告。”

万芳示意贺兰兰将报告传给游梅亭团长。

游梅亭打开看了一遍，说：“他杀！”

听语气，游梅亭对这结论感动惊讶，但似乎亦是意料之中。

“是的。从柳潇潇的胃液里，我们提取到了大量的三钾砷，也就是砒霜。柳潇潇是在被毒死后，移尸到相思树林里伪造的自杀现场。”万芳说。

“柳潇潇不是住在县城吗？距离案发现场有二十一公里之多，这段时间里剧团也未曾上大帽山村演出，凶手为什么要如此劳力移尸这么远？”游梅亭放下手中的茶杯，把疑问的目光抛给众人。

“舍近求远地伪造现场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还不好说，只有等待下一步的调查结果。”万芳说。

“在走访的时候，一位常听柳潇潇唱戏的大妈说，柳潇潇的原籍并不是福建人，重要的是她的父母也从未来过东山。柳潇潇来东山第一次落脚的地方就是这位爱听戏的大妈的家里，一直到剧团给安排了住处柳潇潇才搬了出来。”小刘补充说。

“她一个人住，还是和别人同居？有没有男朋友？”陈家文追问了一句。

“大妈说，曾经有一位小伙子经常去找她。有一天午后，大妈给柳潇潇送洗衣服不小心撞见了那个男人，当时他们正在床上做爱，大妈因为害臊，立即退了出来。但是，那个男人却给大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妈回忆，那天撞见之后，过了大概有两个多月，她问柳潇潇怎么没有见到那个男人再来过，柳潇潇告诉大妈俩人分手了，大妈不好再追问也就没有了下文。”万芳回答。

陈家文接着万芳的话，说：“两个年轻人好了近两年，没有走进婚姻的殿堂，而是选择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而且是在让大妈撞见偷情的两月后，就人间消失？大家说说，大妈那次的出现是不是两人分手的主要原因？”

众人互相交换着想法，就是没有人明确侦查思路。

小刘看了看大家，轻声咳了一下，说：“剧团里的人都说，柳潇潇一直醉心戏曲。然而，在这之前，她又刚刚与一位颜姓的男人分手。”

“第二个男朋友！”陈家文说。

“是的。自从与这个颜姓的男友分手后，据说她开始对婚嫁讳莫如深。过了不久，剧团里的人传言，颜姓男人和柳潇潇分手后就离开了东山，不知去向。”小刘说：“这个颜姓男人从东山消失了，至今说起来柳潇潇对其家人依然伤怀至深。”